

锁和钥匙 < 风后的城市角落 >

亲爱的宝宝：
会有钥匙，是因为我们发明了锁。

有锁，是因为我们以为有人要偷我们的东西。

所以，我们每次拿出钥匙，准备要开锁的时候，应该都会有点疑惑吧？

“抽屉里的东西会不会已经被动过了？”

“会不会一开门，家里的东西都被搬光了？”

“说不定保险箱里的钻石已经被偷换成石头了呢？”

等到用钥匙打开锁以后，发现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。这时候，当然会松了一口气，只是，经历过几千次几万次以后，我们恐怕也不免扫兴地慢慢领悟到：“也许，从来就没有人想要偷偷打开我的锁啊。”

我们回忆起这一生几千次几万次慎重地掏出钥匙开锁，原来都是自作多情。

我们望着精巧的钥匙，耳中隐约听到了人生的轻声讪笑。

那张照片（早餐桌）

亲爱的宝宝：
我拜托记者给一张我和她的照片。

我和她拍了无数的照片。每次记者到了我们的摄影棚，要求我们合拍照片时，我都会愣一下：“咦？上次不是拍过了吗？”

我老是觉得记者按快门的数量都远远超过他们需要的，根本用不完。每次被闪光灯闪到发昏的时候，心里都想：“这次拍的总够你用一年的了。”这当然是我这种老百姓的想法，记者又不是怕物资缺乏，先买好几箱卫



名人力作

蔡康永 著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台湾顶尖娱乐人蔡康永的新书，《宝宝日记》完整版，此书是写给搭档小S的宝宝的，同样也是写给那些还未来到人世的宝宝们。蔡康永的文字和他主持“康熙来了”时的搞笑风格完全是两回事，它们是有意义的，同时也是安静的。写的是宝宝，大人们不妨看一看，很有意思的。

生纸放家里慢慢用。记者的工作就是此时此刻记下可报道的事情，哪怕你老是穿一样的衣服，他们也是要拍。

这样想来，拍明星的记者应该比拍政治人物的记者多点乐趣吧。政治人物常常就换了衣服，也没人看得出来，又老是做同样的动作，挥手、剪彩、抱抱别人的小孩，所幸有时候会偶尔张着嘴打个瞌睡，已经算很精彩了。

明星大多漂亮，不漂亮的也多少会作怪，拍起来好

玩多了。

已经拍太多了，为什么还会特别去和记者要一张我和她的照片？

因为我们两个都不记得拍了这张照片，当时主持完一个有点麻烦的典礼，两个人赶快换了垮垮的衣服去吃东西，又很二百五地互相敬着酒。她脸红扑扑的、眯着眼，我脸上还留着造型师用海绵替我做出来的满脸胡碴子，我们两个就活像鸡片铺里的哥儿们，脸贴脸地拍下了这张惶惶的照片。

我有一个会上下回旋摆动的照片夹子，可以夹好几张照片。我和记者要来这张照片之后，就夹在这个会随空气跳舞的夹子上。

其他那些照片里的我们，也很好，只是常常太有精神了，看不出我们两个好逸恶劳的那一面。

会笑的动物（早餐桌）

亲爱的宝宝：
笑容。除了某些狗主人坚持他家的狗会笑之外，在所有动物里面，笑似乎是人所专擅的绝技。

狂笑的河豚，或者冷笑的兔子，都没有见过。

这未免让我起疑：笑容，该不会又是一个我们因过于向往而造成的误会吧。

路过（电视台的咖啡厅）

亲爱的宝宝：
以下是一问一答。

问：“你几乎每天都出现在电视上，但你为什么对于电视圈还是常常露出一副‘刚好路过’的样子呢？”

答：“咳……就算对于人生，我也常有‘刚好路过’的感觉啊。”

探望夏师长

与李干事结束通话，我就把详情告诉了石主任，潜意识里可能是想“亡羊补牢”吧。石主任笑道：“刘处长算是逃过一劫。”

我懵懂问道：“这跟刘处长关系很大吗？”

石主任轻蔑地看了我一眼，“夏师长能拿五千，那他们宣传处就不止这个数。一个商场剪彩，敢到干休所借老八路撑门面，不放点血，行吗？”

晚上，我花了五十元，买了一个花篮，瞒着石主任，去探望夏师长。一进病房，我就发现自己的花篮买错了，病房里的花真多啊，多我一个花篮不多，少我一个花篮不少。好在病房里的人不多。我进去，才两个，就夏师长和我。

一个多月没见，夏师长更显苍老了。见我提着花篮进来，夏师长想把身子撑起来，我忙止住了他，俯下身，对夏师长说：“夏师长，我来看看您。”

“你是……？”夏师长眼神迷惑。

我说：“莲洲晚报的小胡啊，采访过您，您不记得了？”

夏师长哦一声，缓缓地点点头，说：“记得，你去过我……”夏师长脸上的表情变得不自然起来，我以为他对我也要控诉日本人软刀子杀人的事情，没想到他突然一副羞愧的样子，对我说：“胡记者啊，我是老糊涂了，我浑啊，这么一把年纪了还犯错误，今天的事，我对不住党，对不住政府哇！”说着，眼泪就从他迷离的眼睛里流出来了，顺着弯曲的皱纹，流到枕头上了，他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绢，慢慢擦去。

我急道：“夏师长，今天



都市小说

谢宗玉 著

收获杂志社友情提供

小胡到莲洲晚报专刊部实习，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专题报道中，他在专刊部石主任的安排下采访了抗日英雄夏师长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小胡在夏师长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个秘密，那是一份离婚申请报告……

的事不怪您啊，大家都没怪您，真的。”

夏师长长叹一声说：“你别安慰我，领导都批评我了。哎，想当年，毛主席叫我们打就打，叫我们停就停，我没犯过一次浑啊？怎么人老了……”

我说：“您这不叫犯浑，您这叫情不自禁。”

夏师长点点头，说：“胡记者，今天的事，可别往报纸上写，我只是好心做了错事。”

我说：“不写不写，您放心，所有的记者都不会写……”

拾壹

血色底片

监控室内只有小宽和一个技术警察小路。

“天快亮的时候，我沿着线去看线头，发现灰楼外的门口上有一个接口，是用胶布粘住的，两根线分别粘的，谁知一根线段拨开了，断路了。”

“你确定是拨开的？”

“肯定是有人动了那根线，才会出现断路的！因为，我清楚地记得，我接得很紧。”

“那灰楼里进去人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因为那三个监控头都在里边的三个入口。一定是有人发现了我们的监控，所以破坏它。”

常标似乎感到从海滩上渡船过来的人，会不会与院内的人配合活动，是不是听到了暗号，就放了一个烟幕弹，逃了，也许这是一场早已布置好的行动。

常标与杜立刚准备出去吃饭，迎面看到凄惶的林森，他急急匆匆地说：“护士小李在废弃的药桶里发现了一卷洗过的胶卷。模模糊糊的，看不清楚。胶片现在放在你们的办公室。”

常标举起那条长长的血色底片，见上面斑斑点点，但黑色的剪影与轮廓依然清晰，是两个人亲昵地在一起。他忽然想起，这是否是戴枫偷拍的那卷丢失的底片，他机敏地感到，这血色底片背后的隐情；他立即吩咐杜立去局里技术科把底片进行技术处理，重新洗印。

一个小时后，杜立匆匆回来了。她将一袋子放在了常标的手上，出去了。常标打开袋子，一组做爱的裸体图片呈现在他的眼前。那卷血色的底片也滚了出来。



悬疑小说

张宝瑞 刘东昌 著

台海出版社友情推荐

临海医院风姿绰约的护士梦玉被裸杀，只留下一滴血，从此疑案跌宕，扑朔迷离，背后隐藏着中华五龙的失盗大案。20年前梦玉之父被剖腹取走玉龙，梦玉追寻真凶和玉龙下落，院长、医生、诗人、女友、痴人纷纷卷入此案之中，悬疑重重，情感纠葛与复杂案情纠结，医院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……

“是惠姣！”他惊异地喊出来。那个男人的背影却难以辨认。常标叫杜立把惠姣偷拍的那卷丢失的底片，他机敏地感到，这血色底片背后的隐情；他立即吩咐杜立去局里技术科把底片进行技术处理，重新洗印。

“我们会为你保守隐私，但你要辨认那个男人是谁？”

“他是戴枫！”

“不会吧！这照片不是他拍的吗？”杜立质问道。

住招待所的日子

大学快毕业时，我进了一个剧组。剧组就是现代社会的游牧民族，通常的状态是一帮人在一个陈设简单的招待所驻扎下来，两三个月后作鸟兽散。拍摄结束后，我并没有着急离开招待所，而是继续租了一间。原因是招待所和剧组有协议，房租惊人的便宜，经理答应，以同样的价格再租给我一段时间。这样，我就可以在相对安静的空间准备毕业论文，迎接毕业分配了。

我在招待所的那间房子，是平生第一次亲手布置的小家。虽然很简单，却初次品尝了布置家居的快乐和满足。

其实房子挺小的，大概只有二三十平方米左右。房间非常破旧，四周的墙皮大多已剥落，剩下斑驳的墙面难看地裸露在眼前。我想了一个办法，用花布装饰四周的墙壁。我去北太平庄商场精心挑选了一块花布，用墙钉把花布钉在墙面上，这样一来，整个屋子立刻焕然一新。

我非常喜欢这块花布，它素净简洁，白色的底布上，轻轻散落着素色的小花，显得很淡雅。这块花布使整个房间有了一种接近于白色的调子。房间里原本暗淡的光线也一下子明亮了，狭小的空间在这明亮光线的映衬下扩张了许多。就这样，这个简陋的屋子便平添了几分柔和、温馨的气氛。坐在我的小屋内，一边欣赏自己的“杰作”，一边写论文，不亦乐乎！

我高兴地看见，在屋子里还有一个小阳台，阳台的玻璃窗外有一块凸出的窄窄的长条地儿。我想起法国南部小镇上的那些小楼，他们的窗台上



明星幕后

刘孜 著

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

此书是刘孜花费了半年时间完成的。里面谈到很多像怎样逛街省钱，怎样花小钱买大牌，租房子遇到的种种问题，怎样设计装修新房等很实用的东西，还有很多和丈夫在国外度蜜月时的见闻。相信这些文字会带给大家一个最真实的刘孜。

都种着美丽的花，我也如法炮制，在这块地儿上种了些好养活的植物。

我很想把房间弄得再漂亮点，可是那时候没有花样繁多的创意装饰品和个性家具。我对家居最美的憧憬，也不过是一束花儿，一个小小的鱼缸。

我的房间里没有放多少东西，只有一张单人床、一台小的电视机和一个电炉子。有时，我会用这个电炉子自己做饭吃。

下午时分，我常和小媳

这里只您一个人啊？”

夏师长似乎放心了点，说：“不写就好了。白天的人可多啦，一拨一拨的，晚上人就少了，大家都在忙碌，我也正想一个人躺一躺……”

正说着，一个小兵嘎子跑进来朝我问道：“出去出去，我才去趟厕所，你就进来了！”

我忙解释说：“我是记者，是夏师长的熟人，来看看他。”

兵嘎子说：“那也不行，首长需要休息，我们领导叮嘱过我，谁也不能进来！”

没奈何，我求助似的望着夏师长。夏师长早把眼泪擦掉了，他摇摇头，对我苦笑了一下，又点点头说：“胡记者，你回去吧……跟你说了几句话，我这心里好受多了。”

我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夏师长，那我回去了。想不明白的事……”我还想说什么，却被小兵嘎子推出了门外。

暑假快要结束了，女友提前返校，顺便来报社看我。经历了一个夏天，女友像从非洲来的黑姑娘。我从没像今天这样感到女友的土气。在见到她的一刹那，我发现对她的思念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强烈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挺高兴的，毕竟两个月没见到她了。我们像两只麻雀，叽叽喳喳，在办公室说个不停。我给她讲近两个月来遇到的一些事。她则给我讲在家里如何干农活。

我们正说到动情处，石主任突然抬起头，说：“小胡啊，注意点影响啊，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。”

我和女友听了这话，赶紧噤声。女友吐了吐舌头，满脸羞愧。我心里特别反感。别的记者在办公室打牌，谈恋爱，高谈阔论的时候又不是没有，石主任何苦要单单针对我呢？

贰